

随着初升朝阳的第一缕的光芒顽强地冲破黑暗，照亮这座伟大的城市，维多利亚冬日的寒冷晴空和正在苏醒的伦蒂尼姆城，也就这样在她的眼前一览无余。

坐在床榻上凝望着窗外的女子的容颜秀美而端庄，只不过脸上的凝重的表情让她看起来仿佛老了十岁。刚刚醒来，仅仅穿着睡衣腿上还盖着被子的少女，还时不时地打着哈欠，揉动着头上那对黄色的兽耳，棕色的眼睛一眨一眨。金黄色的长发就以散乱的样子垂落在她的肩膀和腰间，也随意地搭在正在她身旁酣睡的虎女身上。

身旁的白发虎女，并没有发现身旁的床伴已经醒来，而是继续在温暖的被窝中酣睡着。随着她翻了个身侧躺在床上继续她的美梦，她肩头还打着绷带的伤口就这样暴露在身旁的黄发少女面前。看着那被洁白绷带所包裹的肩膀，已经醒来的黄发少女叹了口气，不忍心再看那有些刺眼的纱布，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晴空。

“唉。”

她轻叹一声，看着目光所及的贫民窟中，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破旧的小房子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小房子上大张着嘴的威猛雄狮涂鸦，即使是在高处俯瞰也格外醒目。她也准备翻身下床，开始这平淡而又不平常的一天。然而正当她要翻身下床时，却发现似乎有什么东西死死地拽住了自己的胳膊。

“啧，因陀罗，你松手啊…”

“老大，维娜老大…对…猛锤那个混球，狠狠锤他，把他卵子都锤飞出去…”

维娜无奈地皱了皱眉，看了看自己被因陀罗死死地抱住的胳膊，抽了抽手却无论如何也抽不出因陀罗那有力的怀抱。叹了口气的她，只能把还盖在因陀罗身上的被子掀开。

“啊…阿嚏！我的王…王，你要干嘛，大早上的冻死了，不让我这个病号好好睡觉的吗？”

“你倒是松手让我下床啊，因陀罗。”

被冷空气一激灵的因陀罗猛地惊醒过来，就连打喷嚏的时候维娜都感觉床铺摇晃了一下。因陀罗看到自己死死地抱着身旁的恋人手臂的失态模样，急忙松开手来，露出抱歉的笑容：

“嘿嘿，抱歉，老大。”

“做了个好梦，连梦里都在锤人吗？”

“啊…昨天实在是太激烈了，都怪那个龟孙在高处放冷箭，打不过就用这种阴招，干！”

“当时都叫住你了，别让你冲得那么狠，结果中箭了吧？”

“谁叫当时那群蛇头帮的贱人骂你骂的那么起劲，我这不是帮你——”

“那就是他们的激将法。还有我说了，私下的时候，就叫我维娜就好了，因陀罗。”

“啊，抱歉，老——我是说，维娜。”

重新裹好了被子的因陀罗在床上躺好，看着维娜翻身下床，黄色的瞳孔滴溜溜地乱转，似乎若有所思。等到维娜整好了衣服要走出门去，才再次开口：

“维娜，你这么早去哪里？”

“和平常一样，去领地里巡视一圈。刚刚打完一场大仗，我得让手下的人们看到我稳定信心。”

“啊，老大要去去镇场子啊。这么早吗？我也去。”

“时候不早了，这都几点了？你就在这好好躺着养病，哪都别去。”

“老大，我没事了——哎哟疼疼疼…好吧好吧我就在这躺着！”

推进之王并没有在意太多她对自己的称呼，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应着，一把将肩膀上还打着绷带的因陀罗按回床上。她深知，对于自己这位有点死心眼，而又直来直去的恋人，如此用肢体语言说服她来得更高效些。看到在被单中的她肩头露出的绷带，几天前发生在自己领地中的那场械斗的激烈画面依然历历在目。蛇头帮的打手们在战场上对自己的出言不逊，成功地激怒了她这位暴躁而直率的心腹。等到想要下意识地阻止她时，维娜已经看到自己眼前的因陀罗，挥出虎拳弹跳着向着对面的敌手猛扑而去…结果当然是中了对面躲在高处弩手的冷箭，被自己的手下们七手八脚地抬下了场。这场帮派大战的结果，虽然以格拉斯哥帮的获胜告终，但是看着自己恋人肩膀上的伤口，维娜的心中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

“好好休息。我中午叫人来给你送饭，晚上我回来陪你。”

“谢谢啊，维娜。”

在门口最后看了躺在床上的因陀罗一眼，她便转身走出门去。简单地和手下们打了个招呼，这位贫民窟的狮心王便走上街头，在低矮破旧的平房与窝棚间开始一天的巡视。冬日清晨的伦蒂尼姆街头本就寒意十足，特别是在昨天还刚刚下完大雪，她感觉今天早晨更冷了…

不过这并不能阻止这位昂首挺胸的王巡视自己地盘的脚步。走过路口，她满意地扫视了一眼木板上的狮子头喷漆，微笑着和街角的杂货铺老板点点头，走进下一条小巷。这里便是几天前那场械斗的地点了…

“唉，和她说过多少次了，还是那么直来直去…”

维娜和因陀罗认识，大概已经有一年了。一开始只是贫民窟中的一场偶遇，刚刚从混乱中脱身的维娜，混迹于贫民窟中时却被因陀罗的手下们盯上了…只不过，从一开始与这位性格直率而狂野的虎人交手时，她便能感觉到她的那份江湖义气，连同她之前是如何用自己的那双拳头，率领格拉斯哥帮在贫民窟中站稳脚跟的了。

只不过，她完全没想到她战胜之后的展开…打败了因陀罗，和她深入交谈了一番之后，她很快便被因陀罗和高文等人拽上了格拉斯哥帮的首领之位，再率领着他们在贫民窟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她也不知何时就与这位富有魅力的虎人，悄然之间将二人之间的距离，一点一点地拉近…

“父王如果知道我现在这样，不知他会说些什么呢…”

维娜苦笑一声，凭空挥动了两下手中的大锤。呼呼的破空声在耳边响过，这条破旧的小巷也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尽头。她深呼吸了一口，将刚刚的杂念与思绪抛出脑海，继续着今天的巡视。过往的荣耀已经无关紧要，现在的她，也只是个伦蒂尼姆贫民窟中的帮派首领。如何率领着自己的手下们，在这座看似和平安逸，实则险象环生的城市活下去，这才是她考虑的首要问题。

“不知道老大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心里对我发火呢…”

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再痛快打架。这曾经就是因陀罗生活的全部，然而她这曾经一成不变的日子，也随着维娜突如其来地闯入她的生活，再和她带领着格拉斯哥帮一同走到现在改变了。正如过去在贫民窟中偏安一隅的格拉斯哥帮，如今已经成为伦蒂尼姆城区的街头霸王。因陀罗明白自己也改变了不少。虽然她最为讨厌的依然是计谋与心机，然而在和维娜以及其他人的讨论时，她也不得不与她好好地一同讨论着帮派的未来，同时尝试着学习她那缜密的计划。

“切，想什么想啊，还不如追上去好好地问问维娜再和她道个歉呢。”

她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披起一旁的衣服快步走下楼去。窗口中前去巡视街区维娜的身影，刚刚消失在路口的拐角。然而正当她准备冲出门去时，一个温柔的声音却叫住了她：

“因陀罗小姐，现在还不能出门哦，请继续在这里好好休息养伤吧。”

“微风？老子的伤明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啊？再不出去我就要憋…”

“因陀罗小姐和维娜首领之间的关系，还真是好得令人羡慕呢。来，让我看看伤口吧。”

“切，别胡说。一天不出门我就憋得浑身难受，我都被你和维娜关在这里几天了？嘶…疼疼疼，小妞你轻点，轻点…”

面带微笑的微风，并没有在意她的粗鄙之语，而是以医生特有的不容分说的气度，将他按在一旁的凳子上，解开她肩膀上的绷带。绷带内的创口已经消失不见，出现在微风眼前的是已经干枯脱落的血痂和新长出的淡粉色肌肤，她扫视了一眼坐在自己眼前的因陀罗，现在这活蹦乱跳的样子，甚至让她以为不好好地把她按在凳子上，这位活力四射的菲林就要弹跳起来一眨眼从她眼前溜走。显然，她已经离完全恢复状态不远了。

“因陀罗小姐的身体比我想象中还要健壮，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啦。明天你就可以出去了，但是今天你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待着。”

“啧…话说小妞你手艺不错啊。我们这里很久没有看到过像你这么牛的医生了。我们老大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段，才把你留下来的？”

“并不是钱哦，我在维多利亚行医很多年了，救助过很多和你们一样的普通人。但是维娜首领她真的很不一样，有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，仿佛似曾相识…她带着你们这样一个大帮派，也真的很厉害呢。顺带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请叫我微风小姐。”

“啊…抱歉，微风…呃，小姐…”

之前毫无顾忌的因陀罗，终于也意识到了眼前的微风是维娜请来的客人这一事实。不过见光出身市井的她，显然并不适应这种正式的叫法。看着曾经毫无顾忌的她忽然结巴起来，微风也吃吃地轻笑着，重新为因陀罗系好绷带在她的面前站好。

“想和维娜首领一起巡街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不过还请养好了伤再行动哦。”

“啊，谢谢你了，微风。我…我再去歇一会儿好了。”

“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能参加因陀罗先生和维娜小姐的结婚仪式呢？当然，这句话是开玩笑的哦。”

“什么玩意儿！我只是和维娜她关系很好而已，还没有…还没有…”

“咳咳，我前面那句话也是开玩笑的哦。”

留下一个俏皮的笑容，如她的代号般微风轻盈地转身离去，只剩下腰间的红白医疗包在哭笑不得的因陀罗的面前留下一道残影。这时她才想起来维娜很久之前给她留下的忠告…

“记住，对她而言，治疗和捉弄是并存的。”

“好无聊啊…”

被微风下令静养的因陀罗，也全然没了之前的那副威风凛凛的样子，对电视和报纸全无兴趣的她，完全没什么消磨时间的好方法，只能百无聊赖地在床上辗转翻滚着，时而在院子中如同困兽般闲逛。午饭也好晚饭也好，都不能她打起精神，直到夜幕降临，那个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格拉斯哥帮大院的门口…

“”